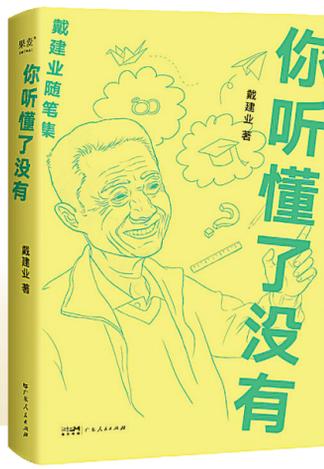


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人们的社交方式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曾经熟悉的面对面交流,渐渐演变为跨越时空的数字互动;传统的书信往来,已被即时通讯的便捷所取代。当科技的羽翼日益丰满,我们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种种便利时,也不能忘却心灵深处对真挚情感的渴望。本期特邀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孙景鹏、华东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王北海,就信息时代社交方式的变革与人文价值的重塑展开深入探讨,探寻那一抹在科技与人文交织处闪耀的光芒。

——编者



《你听懂了没有》,戴建业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7月

《你听懂了没有》共收录戴建业80余篇随笔,所谈内容纷呈:从爱情婚姻到前尘旧梦,从品味生活到人物剪影,从社会关怀到旅游见闻……作者既书写个人经历,又书写时代记忆,将自己对人生、婚姻、爱情、世道、时事等的看法和感悟娓娓道来

1994年4月,中国正式全功能接入互联网,属于中国人的网络时代就此开启。时至今日,已过去整整30年。这30年,时代发展的速度远超从前,中国追赶世界的脚步越迈越快,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网络时代有很多区别于以往时代的现象和特点,比如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字时代开始逐渐变成读图时代、视频时代;在文学阅读方面,电子阅读和网络阅读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网络时代,玩梗盛行。近些年来,“玩梗”已经成为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社交密码。“偷感很重”“已老实求放过”“显眼包”“city不city”“yyds”等一系列网络热梗热词轮番上阵,持续刷屏。这些梗和词的贡献者通常都是年轻人,但也不乏一些心态年轻的、与年轻人同伍的老年人,比如“网络红人”戴建业。

“你听懂了没有”是戴建业的口头禅,经过互联网的广泛传播,已成为网络热词。因此,在出版其散文集时,戴建业直接将其作为书名。《你听懂了没有》自2019年8月首次出版后,累计印刷十余次,销量十几万册。2023年7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又出了该书的删减版,之所以删减,主要是因为作者有感于原书太厚,怕给读者带来不必要的阅读压力;之所以再次出版,显然是因为这本书依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不仅十分畅销,而且可以长销。

在这个短视频盛行的网络时代,一部看起来似

乎毫无“用处”的文学作品,出版后能大卖、能长期销售并被不断加印的情况并不多见。在这个少有人读书的网络时代,一本“谈人生、说爱情、论社会、品文艺”的散文集,治好了很多人的“精神内耗”,这进一步凸显了该书的意义与价值。

深入来看,《你听懂了没有》之所以深受网友喜爱、广受读者好评,成为网络时代的散文佳作,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趣”字当头。时代在变,“趣味”在变,但人们对趣味的追求未曾改变。当今社会,许多人都希望看到富有深度的、深入浅出的、带点幽默的、比较轻松的文章,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人越来越多。只要翻开这本书,很多人立马就会沉浸其中,原因无他,唯“趣”而已。比如书中最火爆的文章——《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在儿子儿媳婚礼上的致辞,不免有人质疑:这是散文吗?当然是。可以归入“演讲体散文”的行列。这类散文古已有之,不仅中国,外国也不少。婚礼无疑是庄重的、严肃的,但婚礼上的致辞未尝不可以诙谐一些。近年来频频出圈的致辞,无一例外,都是十分有趣的,戴建业的这番致辞也不例外。“我还要特地提醒新郎,‘好男人沿途都有好风景’纯属一派胡言,妻子永远是丈夫‘最美的风景’。”“对于我们两家长辈来说,你们两小口的恩爱,便是我们两家的‘晴天’。”作为父亲,在婚礼上给儿子几句忠告无可厚非,但很多人都把好心的“忠告”弄成了让人厌烦

心灵的回响,照见网络时代的人与情

——读戴建业散文集《你听懂了没有》

□孙景鹏

的“说教”。戴建业的演讲,虽然细品起来仍有“说教的意味”,但被“趣味”盖过去了,因而能够出彩,甚至“出圈”。像这样有趣的表述,书中俯拾皆是,令人忍俊不禁。

二是“情”字贯穿。作者在《“何曾料到”与“未曾做到”》——写在十卷本“戴建业作品集”出版之前》中写道:“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不管说话还是写文章,首先要让人听懂,在此基础上,才可运用修辞,但前提是要有真情实感,不能无病呻吟。《你听懂了没有》除了“妙趣横生”,还是一本“情真意切”的书。相信很多人知道、关注戴建业,都是从他为了给妻子治病,拼命写书卖书、到处演讲开始的。这个白发苍苍的“老头”风雨无阻、不辞辛劳地挣钱救妻,借用网友的一句话:“他知道只要有一天不努力,太太的救命钱就可能筹不上,如果不是为了心爱的人,谁愿意60多岁还四处奔波呢!”他对妻子的感情有目共睹:网络上有一个戴建业“上课”的视频,题为《苏轼悼亡妻(江城子)》,我每次读都很难受,单在B站就有500多万的播放、30多万的点赞、7000多条的评论,当他读到苏轼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时,眼眶愈发湿润,甚至哽咽起来。显然,他又想起了已经去世的妻子,可惜“当时只道是寻常”。

三是“理”字凸显。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学者,戴建业具有极好的文学功底,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他看起来精神抖擞,很有气质,他的演讲也是声情并茂,文采飞扬。同时,作为一个从教数十年的优秀教师,戴建业良好的职业素养决定了他在说话、写文章时,总能牢牢地抓住“学理性”这根红线。如此一来,他的一些文章虽然含有“说教”的意味,但好在他将“情”与“趣”放在首位,使其富有理趣,而又不失情趣。换句话说,他文章中的“理”或者说“识”是建立在“趣”和“情”的基础上的,也就是他在本书《自序》中所说的“我总想在有识之外,还能尽可能聊得有味”。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捉摸不透的人心、一地鸡毛的生活,他深厚的知识积淀、丰富的理论素养、良好的写作功底总能使他在创作时,

“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比如《与伟大灵魂亲切交流——“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杂感》,这是一篇写得很好的说理文。首先以退为进,承认一些名著入选“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在情理之中。其次运用“道理论证”,引用中外名言来证明这种现象的合理性。接着运用“举例论证”,举出中外皆有的死活读不下去经典的例子,进一步论证该现象的合理性。然后继续展开论述,提出“既不要人们欣赏任何一部经典,也不是任何人都能欣赏经典”的观点。之后提醒读者如果所有的经典都读不下去,就要找找自己的原因。最后重申“阅读经典就是与伟大灵魂亲切交流,细读经典能让我们领略到什么是博大、崇高、优美”的论点,结束全篇。可谓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论述精彩!

四是“韵”味无穷。戴建业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散文自然而然地带有古风遗韵。此外,在他成为“网红教授”后,很多人只知道他会写散文,并不知道他还热衷于翻译英国散文。本书中就收录了他翻译的《谈书信》《谈重返》《谈对作家的偏爱》等英国散文。他在《自序》中说:“每次写散文随笔的时候,我都有一种东施效颦的冲动,可惜效颦的结果常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所谓“东施效颦”,指的是他在写散文时,有意学习英国散文的写法,包括那句“画虎不成反类犬”,显然都是他的自谦之词;事实上,他的不少散文都带有英国散文的特点,倘若细读,大概率能品出其中的神韵。比如《谈“恋爱”》一文,仅从标题看,就有借鉴英国散文的痕迹;细看正文,用词丰富,语言考究,韵律和谐,句式丰富多变,结构布局合理,叙述节奏的把握也比较到位,更重要的是,该文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既反映了他对晚婚晚育、不婚不育乃至“年轻人连恋爱都不谈了”等社会现实的密切关注,又体现了他对婚姻、爱情、社会、人生等重大命题的深刻思考,读来韵味十足,令人回味无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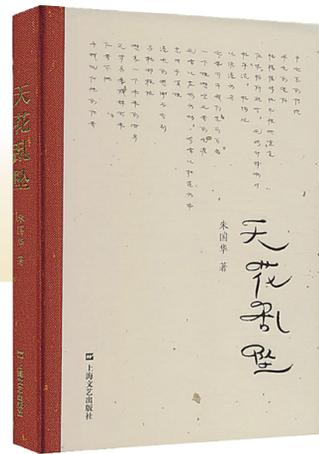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散文叙述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人际交往的正确打开方式

——读朱国华《天花乱坠》

□王北海

29篇激情演讲,数百个生活难题。朱国华把自己抛入一片片古老的思想战场,关于生命的意义,关于知识的可能,关于道德的标准,关于幸福的追寻……《天花乱坠》是朱国华首部演讲集,他将理论化的知识转化为真挚、幽默且充满学识的表达,显示出他在读书、做事、为人方面恰当而独到的见解



《天花乱坠》,朱国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

题的失败者,在与无限膨胀的自我作出决断。所以,膨胀的“自我”可能不是自己,还有可能是他人,由于这个“自我”的存在,绝对信任的关系可能随时会爆炸。这就好比《悲惨世界》中的主教明知冉阿让是个罪犯,但仍然待之以信任,冉阿让也确实因为这种关系而改造了自我,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但问题是,我们如何确定我们面对的会是冉阿让呢?

不难理解,西方前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宗教共同体之上的,在宗教构建的纽带中,以“人-上帝”关系为基础的“人-人”关系或许是可行的。但现代社会建立在世俗性之上,上帝的社会功能在事实层面已经失效了,现代社会的观念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那么,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世俗生活中,人们应当如何有效地与他人建立一种良好关系呢?《天花乱坠》给出的方案是,个体应当具备一种自我反思的态度,忠于他者的优先性。这种反思的本质就是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的立场上反观自己。这种反思的过程就是拥有这样一种确信的过程,即确信自己对他人已经有所理解,同时确信他人已经知道了自己对

他的这种理解,继而再与他人进行交流。换句话说,就是先要体察他人的处境,再来考虑自己的意图能否实现。在这种关系中,他人是第一位的,因为如果没有他人的参照或支撑,个体对自我的认识永远是主观的,一个人具备了反思态度就能够使自我不断更新、不断生成,而这种更新与生成的动力皆源于他者。

这种自我反思的态度体现了中国文化中的“仁”和“礼”的思想。仁,即关爱他人、尊重他人;礼,则是规范行为、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通过自我反思,人们可以更加自觉地践行仁爱和礼仪,从而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一种和谐、友善的氛围。此外,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强调“内省”和“修身”。自我反思正是内省的一种重要方式,通

过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人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而通过修身来完善自己。

事实上,自我的主体性与他者的优先性并不矛盾。把两者巧妙地结合起来,首先就要求自我要清楚地认识到,从个体的视角审视一切、统摄一切而得到的结果不是真理而是盲见。只有从他人的立场出发来反思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才有可能克服盲目的主观性臆断。其次,当克服了主观性臆断之后,主体性就能够拥有一个他者化的视野,此刻的个体不是在“以我观物”,而是抱着“以物观物”的态度在进行工作,就会对这个社会上的他者感同身受。最后,这种感同身受的状态意味着个体理解了他者对自身的需求,从而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融入社会当中。可以说,自我与他人的互动,不仅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更是让我实现走向社会场域的过程。对每一个人来说,有效信任他人的前提就是拥有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意识,充分认识到马克思所说的“是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继而再去言说,再去有所为。

书中对当下网络交往环境有一个侧面的揭示:“歧见双方往往寸土不让,分毫必争,相摧相激,相争相计,相互之间自认占据道德制高点,将自己的逻辑往最锐利、最极端处发挥,而不给对方留下任何言论余地。即便在亲友之中,一言不合,就将对方拉黑。”如果只是自大地强调主观的自我,就会远离真理,具体到现实生活中,则会引发戾气。要知道,膨胀的自我造就的可能就是“他人即地狱”的悲剧。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减少情绪内耗的第一步就是要清楚自我并不是世界的中心,第二步才是思考如何与他人交流,如果在第二步加重了情绪内耗,那么烦请回到第一步重新试一下。

萨特在《禁闭》中写了3个罪恶的鬼魂同时被关到一个封闭的屋子中,这个屋子里没有镜子,也没有任何可以看清自己的物品,所以每个鬼魂想要看清自己,就只能依赖另外两个鬼魂的描述。然而,由于他们各自带着生前的罪恶和内心的挣扎,每个鬼魂都试图在他的身上找寻到自己的影子,希望以此从对方那里得到自我认同感,抑或实现某种心理意义上的救赎。但结果却是他们彼此之间的误解、猜忌和冲突不断升级,使得这个地狱般的空间中充满了无尽的折磨和痛苦。《禁闭》揭示出一种普遍的人性,即人们大都倾向于从自我的立场去体察他人,总希望他人与自己是同道中人。

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对他有所依赖。近些年网络上出现了很多争论,这些争论拥有霸屏的流量,而歧见的双方往往通过语言暴力来伸张某种立场,因此,网络社交中总孕育着无尽的冲突。这也从侧面揭示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困境:似乎个体很难与大多数的他人感同身受或达成共识,但个体的社会属性又要求自我必须与他人有所交往。人们聚会时聊星座或MBTI人格类型,似乎就是在努力促成自我与他人的相互认同。人们常说的“情绪内耗”一词,也反映出个体在融入他人时需要有所付出。

那么,是否有一种相对恰当的人际交往方式呢?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文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专家朱国华在《天花乱坠》这本书中,常常援引阿多诺的“他者性优先”,来倡导公众“应当尽可能多地摒弃自己先入为主的主观意识,并要求自己聆听别人的声音,尽管这种声音很有可能是我们不喜欢听到的”。他者性优先要求我们要对自我进行充分的反思,要克服先入之见,要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人是“我”所认为的那样,而是尊重他人与自我的差异。这种主张彰显了一种批判伦理学的立场,对于我们重新反思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西方20世纪的现代伦理学中,对自我与他人之关系的反思普遍存在。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把他人的存在看成“令人生畏的问题”,他人的存在并非一个简单的客观事实,一方面,它

能够对“我”的自我认知产生深刻影响,他人的目光、评价、期待,都构成了自我意识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他人的存在状态甚至意义都需要“我”来进行描述,“我”与他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过程。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在《总体与无限》中说:“除去我自己身上的东西之外,我从他人那里没有接受任何东西,似乎,我原来就一直占有着那从外部来到我身上的东西。”在他看来,由于他人的显现,“我”开始怀疑自己,开始动摇自己所拥有的某种信念,这种怀疑就是批判伦理学的精神。以列维纳斯、萨特为代表的哲学家们解构了自我的中心地位,在批判伦理学的视域下,自我从来不会脱离他人而存在,自我具有了可怀疑性,而他者的优先性开始显现。

然而,他者性优先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理性判断,更不意味着要盲目地让渡自身的权利。试想,两个完全独立的个体要在世俗的语境中,各自中断自身的欲望而只保留纯粹的信任,这件事情在多大程度上存在可能?首先,它或许只能建立一个很小的共同体范围内,比如血缘亲或宗教的内部;其次,这种绝对信任的关系非但是脆弱的,还可能有害的,因为它伪装了“自我”的真实面貌。譬如,在之前热映的电影《周处除三害》中,信徒对尊者绝对信任的,然而,尊者却把信徒当成ATM机看待,无论这些教众如何全身心交付自我,他们之间也依然是一种欺骗关系。当信徒们让渡了自己的一切,上帝并没有降临,因为他们不知道,尊者永远不等同于真正的上帝,他只是充当了信徒与上帝之间不靠谱的中介,一旦这个作为中介的“自我”开始无限膨胀,那么所有人的让渡都只会加速魔鬼的诞生。当陈桂林笑着击毙那些顽固的信徒时,电影表达的是:一个曾试图通过让渡自我来解决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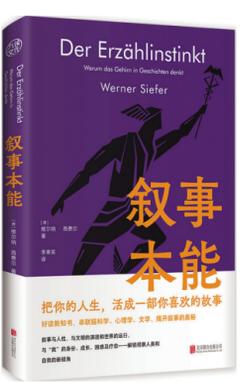
好书推荐



我们为什么正在失去爱的能力?疯狂消费后,欲望为什么始终得不到满足?齐格蒙特·鲍曼去世前,曾与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交谈了几天,在他英国利兹的家中,就他半生的工作进行了4次长谈。在这场谈话中,他继续以“流动的现性”来描述我们的时代,涉及当前生活的方方面面:爱与亲密关系、身份、工作与休闲、家庭、道德、幸福、社会、宗教、政治,从经济危机到新型穷人,从社会责任到公民权利,从战争阴影到幸福日常,从偶像作家到人格类型,并就这些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将熟悉变为陌生》

【英】齐格蒙特·鲍曼、【瑞士】彼得·哈夫纳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8月出版



事情首先被我们看到或经历,接着被认知和解读,最后被讲述和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事情早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它融入具体生命,印上个人色彩。我们由此理解世界、定义自我。这便是叙事的力量。叙事的功用还远不止于此,现实和虚构、传统和信仰、制度和规则,无一不是通过叙事穿越时空,将不同的个体联结成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群体。书中,作者借助脑科学的新研究,以及心理学、文学等相关理论,说明叙事为何是人类本能、何以影响文明演进,并揭示了叙事的无穷力量。

《叙事本能》

【德】维尔纳·西费尔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4年4月出版



我们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科学家的话是否代表了权威?哲学究竟是什么?面对生态威胁,我们应该怎么办?本书记录了法国哲学大师布鲁诺·拉图尔生前的最后一次访谈。通过与记者尼古拉·张的对谈,拉图尔回顾和反思了其长达50年的思想历程。在书中,拉图尔从改变世界谈到现代性的终结,从何为哲学谈到给未来一代的寄语,他对“栖居于大地之上”的呼吁亦始终贯穿其中。

《栖居于大地之上》

【法】布鲁诺·拉图尔、【法】尼古拉·张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4年8月出版